

4-139C1

花的圆舞曲

❁ 川端康成

日本著名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中短篇小说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花的圆舞曲

【日】川 端 康 成 著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花的圆舞曲

〔日〕川端康成著

陈书玉等译

责任编辑：王纪卿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83,000' 印张：21.625 印数：1—14,400

统一书号：10109·1872 定价：2.85元

川端康成、《雪国》及其他（代序）

李 芒

大凡文学奖，都有倾向性，举世闻名的诺贝尔文学奖更不例外。它自本世纪初颁发以来，虽也给了一些有资格获奖的作家，但更多地奖给了西方现代派作家。高尔基和鲁迅自不必说，竟连托尔斯泰也居然落选。萨特曾在1964年拒绝接受决定给他的奖金，斥责它是“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荣誉”。但是，这项奖金蕴含着一定的宣传力量，会产生很大影响。日本“新感觉派”——第一代现代主义作家川端康成（1899——1972），一九六八年获得此项奖金，~~在泰戈尔~~以后，成为亚洲第二个获奖者，名声大振。~~近年来~~，在我国也较多地翻译出版川端康成的作品，人们对此有不同看法；在评论方面，意见也出现很大分歧。这一切，均非偶然。这主要是由于他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点都呈现着复杂的现象。因此，对川端康成及其主要作品进行剖析，阐明其实际情况，是很有必要的。

一九六八年，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对川端康成授奖的作品是三部中篇小说《雪国》（1935——1948）、《千只鹤》（1949——1951）和《古都》（1961——1962）；理由是：他“以丰富的感情、高超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另一种译文的最后四字是“精神实质”）。在日本和我国，迄今已发表不少篇论文，都包含不少正确的分析，有助于对川端康成及其作品加深认识。但是，也或多或少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见解。诸如，认为川端康成是现实主义作家，《雪国》是现实主义作品；它结构精巧，写了两个三角关系，塑造了驹子这个典型形象。或者认为驹子追求的是真正的爱情，她的存在是充实的，而称赞她的纯真和勤奋，等等。总之，大体上可以说问题主要集中于《雪国》，因此，有必要先从剖析这部作品入手。

《雪国》主要描绘的是纨绔子弟岛村三次前来雪国（北靠日本海一面的中北部地方，多雪），同年轻艺妓驹子厮混的情景；略微穿插一些岛村在火车上欣赏叶子（驹子的女友）的美貌，和叶子细心照料行男，以及行男病逝和叶子烧死等片断。这里，岛村和驹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什么关系，乃是分析这部作品时，必须首先搞清楚的关键性问题。岛村首次来雪国时，艺妓驹子告诉岛村，她在东京陪过酒，后来被人赎身从了良。岛村也曾请驹子代为物色一个临时泄欲的姑娘，而驹子尽管不大满意，

却为之效劳。就在这个驹子目睹岛村的无耻言行的场面，岛村又对驹子说：“下次我就是把家属带来，也能愉快地跟你玩哩。”驹子的回答更是利落：“我也最喜欢那样，淡淡的，可以持久呀。”后来，岛村与驹子相处，驹子更热情些，岛村则认为一切都是徒劳，而采取了玩玩算了的态度。驹子在第三次会面离别之前，也对岛村说“一年来一回就成”。显然，岛村自不必说，驹子也无意同岛村结为百年之好或以专一的爱情关系相处。应该说，他们之间只是游客和艺妓比较热乎的肉体关系，驹子追求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爱情，她的存在也并不充实。至于说《雪国》写了两个三角关系即岛村——驹子——叶子，驹子——叶子——行男，事实亦非如此。岛村欣赏驹子和叶子的美貌，但作品中主要刻画的是岛村和驹子的行径，叶子和岛村见面只不过四、五次。这之间，有一次叶子“凝眸瞟了岛村一眼”。再就是，岛村二次离开雪国，驹子送到车站，叶子忽然赶来报告行男要死，抓住岛村的手要求他放驹子回家去看看，而驹子坚决不肯，把叶子从岛村身前拉开。最后一次主要是因行男已死，叶子要求岛村回东京时，把自己带去，最好岛村家能雇她当女佣，但岛村未置可否，而不了了之。岛村从未向她求欢，叶子也没有任何感情的流露。因此，岛村——驹子——叶子这个三角关系并未构成。至于行男，只在火车上出现一次，后来一直没有露面。尽管按摩师傅向岛村介绍说，行男的母亲（驹子的三弦师傅）曾有意叫行男和驹子订婚，驹子为给行男治病才当了艺妓等等，但驹子均予否认，叶子也说驹子不是行男的未婚妻。叶子爱行男，但驹子从未对他有过什么感

情，这个三角关系也不能成立。阐明这个问题，对于正确理解川端作品的特色至为重要。因为这跟作品的创作方法、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结构等关系都很密切。吉田精一指出：“一般地看来，物语这种样式乃是平面性的、并列性的。时间的推移，情节的展开同性格的发展缺乏有机联系，部分同整体结合并不严密；各个场面各自独立，照应未必密切。这乃是从王朝具有代表性的物语直到近世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和现代川端康成的《雪国》，古今相通的特色。”^①《雪国》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它是由断续发表的十来个短篇小说拼凑而成，从结构上讲，《雪国》并不具备完整的中篇小说的条件。下面，解剖一下这部作品。译成中文，它大概有八万字上下，开头部分，即作者以短篇发表的《夕暮之镜》部分，大概用去三千五百来字，主要描写岛村第二次乘火车到雪国去，黄昏时分欣赏映在车窗上的叶子的美貌，这给读者一个鲜明的印象，即小说可能写岛村和叶子的邂逅，其实决非如此。及至下车后，作者用两千字描写岛村见到驹子的情形，然后用一万二千来字倒述首次来雪国期间同她的初识。岛村二探雪国的描写稍长，二万五千多字；三访雪国最长，四万八千多字；大都写的是岛村和驹子的厮混。前面说过，这之间岛村与叶子并无任何瓜葛，行男与驹子更是形同路人。因此，叶子和行男这两个人物的出现，同小说主题的发展缺乏有机联系。不仅《雪国》，就连后来发表的某些作品，也大都

① 《万有百科大事典》第一卷《文学·日本文学》导言，日本小学馆1977年版。

如此。还是请作者来证实这一点：“《千只鹤》、《山音》原先都没有写这么长的打算。本来都应该是以短篇发表一次就结束的。只是由于留下一些余韵而被我接着吸取了而已。……《雪国》也是如此。现在，可以自慰的，就是我不久就能够写出事先准备好具有长篇的骨骼和主题的小说，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把作品拉长。”①“其实《雪国》是一篇未完成的、随处都可结束的作品”。②这就难怪著名评论家小林秀雄断定他“连一篇小说都没写过”。“我们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对于社会制度和习俗，我们是怎样遭遇和屈从，思想和性格相异的两个人之间会产生什么纠葛等等，凡是能成为小说家猎奇对象的东西，这位作家竟然是何等漠不关心，只要稍微注意读读他的作品，立刻就会知道。”③话虽刻薄，不无过分之嫌；但川端的确缺乏这方面的才能，或者说他的长处根本不在这方面，却是事实。

如果说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理想的根本手段，那么与故事情节、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发展密切相联的结构，就要为最充分、最鲜明地揭示艺术形象而精心安排。川端康成不管在其他方面艺术才能多么高超，唯独在结构上并不讲究，这恐怕也同他无意着力塑造艺术的典型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驹子年轻貌美，对心爱的男人相当执着，表现

① 《独影自命》（十五之八）。

② 转引自寺田透：《川端康成论》（1953），《文艺读本·川端康成》，河出书房1977年版。

③ 《川端康成》（1941年3月），《文艺读本·川端康成》，河出书房1977年版。

比较直率，不过是个身堕烟花柳巷而不深知其苦，甘做男人玩物的可怜女性。岛村仿佛心怀一种彻悟，坐吃祖产，游手好闲，是一个“唐璜式的纨绔”、“不可原谅的轻薄儿”^①。他唯一的特点就是如同川端一样崇拜女性，尤其喜欢年轻女人的美貌和肉体，但又那么漫不经心，玩玩算了。叶子只是一个比较质朴而即将堕入风尘的漂亮姑娘。川端笔下的所谓典型人物不过如此而已。典型人物是这样的一种人物形象，它产生于典型环境，用它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和阶级、阶层、集团、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某些共同本质加以体现，反过来又对典型环境发生作用。有时，作家笔下的人物尽管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达到了类型的水平，但依然不是典型，典型具有更高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典型是对生活作现实主义反映的基本条件，也应该说典型性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总之，现实主义和典型性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有人主张《雪国》是现实主义作品，又有人认为它塑造了驹子这个典型人物，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恐怕并不符合《雪国》的实际情况。《雪国》从1935年开始发表，1937年暂停，到1948年又补充一些章节，出版定本。在发表的过程中，经过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日本战败投降又过去三年。这之间，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罪行累累，除给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造成惨重灾难之外，日本人

① 漱沼茂树：《川端康成作品小辞典》，学研版《人民文学丛书·川端康成》，第221页。

民也深受其害。社会动荡不安，生活日益贫困，开始形成万马齐喑的黑暗局面。即便不要求作者直接描写这类重大事件，《雪国》如果是现实主义作品，也总该叫人闻到一些气息，或者看到一些这类事件对于日常生活哪怕是极其轻微的影响，或者对自己所写的应予否定的社会生活有所批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川端笔下的《雪国》仿佛是世外水晶宫，生活着一些“从社会性走向生理性的人”^①。皑皑白雪辉映着美人玉洁冰清的肌肤和“十分干净”的“脚趾弯”，最令人惬意的，当然是可以更进一步向美人表白“一支指头还记得”她，探讨她的乳房为什么会一大一小，并献出矫正的处方等等，尽情地寻欢作乐。这种“情调”，决不是“健康的”，起不了什么“抨击资本主义的作用”。如若不信，请看川端康成本人的表白：

“我徘徊在心灵科学的迷雾中”，“我在梦幻中遨游，直到死去”。^②

“我离开现实，对社会事态的兴趣淡薄下来”，“丧失了社会性”。^③

“感觉至上，亦即直觉论，就是高度的精神性”，“天地万物存在于自己的主观之内”，外界只是“主观的扩大”。^④

因此，依然是吉田精一说得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新感

① 小林秀雄《川端康成》（1941）。

② 《文学》1978年5期，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53页。

③ 《文学》1978年5期，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54、62页。

④ 《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川端康成全集》第16卷276——279页。

觉派“是在思想上没有建设性，而只是在形式和手法上企图打破旧习惯的破坏性运动。它的根据是虚无的精神，放弃塑造典型人物，把人和社会意识分开，致使现实和个性支离破碎，然后以理智和感觉加以苦心构思”^①。然而，无论哪个作家，不管他标榜什么创造方法，即使是象川端康成这种新感觉派——现代主义作家，他所写的东西，也不可能是世外人的梦呓，完全排除现实社会。这也就是说，他所写的依然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但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有模特儿也未必成为塑造典型人物的根据。这里，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听到一位同志请教一位日本评论家：“日本文学艺术作品中为什么常常出现男女洗澡的场面？”那位日本朋友颇为诧异地说：“因为现实社会存在着那种事情嘛。”意思是说，现实社会中有什么就可以写什么，这当然是误解。鲁迅先生说得好：“看人生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因读者而不同。”^②同样的题材，由于作家的世界观不同，写出作品来就大相径庭，以题材相近的作品加以比较，就易于了解。

试读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石川达三193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深海鱼》^③，它把陷身火坑的青年妓女的悲惨遭遇，写得鲜血淋漓，催人泪下。青年妓女因患严重的梅毒，主人决定把她卖掉。买主老鸨请医生检查，发现她的阴部“切开的淋巴肿块儿，火山般喷着浓血。伤口正张着

① 《川端康成，人和文学》。

② 《俄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全集》第7卷第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 《日本文学》1983年第2期，吉林人民出版社。

嘴”。医生留妓女住院治疗，但她很快就随老鸨溜走了。理由是社会赋予的天职，她“要接客”。作者写道：她在无限绝望的深渊里，最后下定决心，“拒绝治疗”，“所谓健康”，“对她来说，只意味着更久的卖笑生涯”。作者还特意指出，当时政府制订的法律，明文规定是不准“贩卖人口”的；而这里却是“法律之光照射不到的人类海底的一个黑暗角落”。驹子虽是艺妓，但看上去完全是“一副烟花柳巷的女人那种自来熟的神态”。川端康成塑造的这个人，除了一次陪酒，喝醉后叫嚷“头痛，头痛！啊，苦恼啊，苦恼”之外，从根本上说，对自己的艺妓生涯并无反感，在川端笔下充满诗情画意。喜爱读书，刻苦学弹三弦，虽然也表现了她的好强之心，但终究是为了更好地出卖声色和肉体。试把驹子和石川笔下的妓女稍作比较，就会一清二楚。那妓女是一条“在黑暗的海底住惯”，“最不愿意浮出阳光灿烂的海面的深水鱼”。她“待在漆黑的社会最底层”，仅仅靠着“微弱的生命之光”，“来照亮自己短暂的余生”。作者对她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封建制度的残余为她造成的悲惨生活表现了批判态度。驹子则宛然似生活在瑶台的仙女，享尽了川端康成奉献给她的充满诗情画意的颂词。许虎一和柴明俊二同志指出，川端康成把丑当成美来写，在这一点上是有些见解的。

同样是写艺妓的作品，现实主义作家广津和郎的《港湾小镇》^①也可以拿来作一比较。它叙述的是艺妓美代，

① 《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好不容易结识了一个从东京来的大学生游客。二人海誓山盟，大学生满口应允回东京后安排停当，便来把美代接去，结为鸾凤之好。谁料，竟然“贵客一去不复返”，落得个“此地空余艺妓愁”。广津和郎笔下的艺妓生活，绝不似《雪国》那么“诗意盎然”，也可以看出一点批判精神。

上举各例，足以证明，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相比，差别是很大、很明显的。

二

川端康成所以从那个大动荡的黑暗年代起，一直着意描绘女性的美貌和那种千年不变的所谓纯真爱情，主要是他的世界观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说，“作家应当是无赖放浪之徒”，“要敢于有‘丑恶’的言行，敢于写违背道德的作品。做不到这一点，小说家只好灭亡”^①。然而，他所违背的既不是资本主义道德的腐朽习俗，他所赞赏的却是封建主义道德的颓废遗风；他笔下的传统美中，蕴含着浓厚的复古幽情。为此，这里应该对他所尊崇的日本传统美的实质，进行剖析。

所谓日本传统美，对日本文化研究有素的郁达夫认为，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比如文艺，“最精粹最特殊的”当然是和歌，“写男女的恋情，写思妇怨男的哀慕，或写国家的兴亡，人生的流转，以及世事的无常，风花雪

① 《夕照的原野》，《川端康成全集》第15卷第262页。

月的迷人等等，只有清清淡淡，疏疏落落的几句，就把乾坤今古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纤屑不遗”；“至于后来兴起的俳句”，“又专以情韵取长”，“余韵余情”，仿佛“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所自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婷”；如看舞乐，则合乎“以单纯取长，以清淡制胜的原理”，“秦楼楚馆的清歌，和三味线大鼓的哀音”，“真象是猿啼雁叫，会动荡你的心脏”；“幽闲雅事”的茶道，则更是“进退有节，出入如仪，融融泄泄”；其他还有“庭园建筑，佛舍浮屠，又是一种精微简洁，能在单纯里装点出趣味来的妙艺”；至于“元日的门松，端阳的张鲤祭维，七夕的拜星，中元的盆踊，以及重九的栗糕等等”，都“变成了很有意义的国庆节会”。①

显然，郁达夫对日本传统文化有过切身的体会。这些片断的论述，可以说基本上说清了日本古典传统文化的特点，这一切都应该属于日本的传统美。但是，这恐怕还只接触了传统美的自然属性，和文化、文艺形式的特点，尚未论及它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亦即思想基础，而这对于剖析川端作品的思想倾向最为重要。日本著名评论家杉浦明平剖析过川端所写的所谓传统美的实质，有些见地。他指出，川端所谓日本的美，乃是《源氏物语》等王朝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贵族阶级物质生活中升华出的文化”，而这些贵族是依靠“庄园的农奴交纳贡税维持生活的”。这样，这些人们“就得以专心于势力之

① 《日本的文化生活》，《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

争和游荡”生活，“作为享乐对象的众多妇女充斥酷似哈莱姆（引按，即回教王室的后宫）的沙龙”。因此，这些腐败的统治阶级的文学“创作并非取材于现实，而是产生于观念”。“春花、夏萤、秋叶和冬雪，唯有在这种定型化的大自然中竞相表现自己的感觉如何纤细，或装模作样地做出怎样感受的姿态等等，才是显示文学才能的地盘”^①。川端康成在《哀愁》（1947）一文中说：“战败之后，我只有回归到日本古来的悲哀中去，……我不相信战后的世相和风俗，亦或不相信现实。我仿佛要离开近代小说的基础的写实，也许本来就是这样的吧。”^②因此，他对于古典文化的传统美，“虽然有的是忘我和陶醉，但不可能有批判和创造”^③。他“在自己的古旧的感情上披了一件近代化的外衣”^④。

“形成茶道根本精神的基本要素是‘禅’。”^⑤杉浦明平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禅的本意就是“定”，将散乱的心念集定于一处，“禅心”即清静寂定的心境，是一种脱离外界事物和实践经验，专讲内心修养的神秘主义先验论。中国唐代兴起的“禅宗”，在当时虽属佛教的改革派，但它宣扬“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提倡“顿悟”。它认为只要觉悟到成佛的“净土”就在自己“身中”，不需要向外界追求什么西方的极乐世界，就可

① 《川端康成》（1954），《文艺读本·川端康成》，河出书房1979年版。下引杉浦言论同此。

② 《川端康成全集》第13卷，新潮社1977年版。

③⑤ 同前注。

④ 桑原武夫：《日本现代小说的弱点》，《人间》，1946年2月号。

以“随所住处横安乐”。这就是说，禅宗很适合历代统治阶级的需要。杉浦明平指出，“茶道是一种骗术，是心灵的迷惑”，是一种使人们“放弃变革现实”，“停止抵抗”的毒素，为此，“它受到统治阶级的喜爱和奖励。如今，美国占领军喜欢它，仅次于‘艺者女郎’”①。“无论是封建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的走狗，都可以耽于此道，尽兴玩乐，而不感到荆棘的刺痛。”②

我们看到川端在诺贝尔奖金受奖仪式上发表的讲演《美丽的日本和我》，剖析了很多禅师吟咏风花雪月，饱含禅味的和歌，并把这些同杉浦明平批判的所谓日本的传统美结合起来，大发一通怀古的幽情。川端康成特别推崇《源氏物语》，说什么《源氏物语》“深深渗透我的心”，是他精神上的“摇篮”，宣称“决心要成为日本式的作家，希望能继续日本的美学传统”③。这里，必须着重指出，川端康成所要继承的只是《源氏物语》及其他古典物语和日记文学中描述的男女恋情方面一夫多妻制和男性至尊的封建道德观念，及其最适于表现这种缠绵颓废感情的艺术形式。川端康成基本上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直到离开人世的七十年代，不断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宣扬，而且用清词丽句和虚无缥缈、富有诗情的笔致，加以美化。

古典文学作品，一般地说，都有其精华和糟粕部分，《源氏物语》这部艺术上有高度成就的杰作，也自有它不足的方面。这里，对它不作全面的评价，只谈谈它对爱情

① 同前注。“艺者女郎”，美国占领军对艺妓的称呼。

②③ 《独影自命》，《川端康成全集》第14卷第14页。

的描写。作者紫式部极力赞美作品的主人公光源氏，仪表如何出众，再漂亮的男人同他站在一起，也都会黯然失色。然而，正是这个杰出人物，也是渔色的高手。请看作品的开头几章，所描写的渔色图：他既与父皇（已死）的后宫嫔妃藤壶通奸而生冷泉帝，又先后与空蝉、夕颜等女性结合，甚至将年仅十岁的幼女弄回家中，培养成人，娶为正室，同时又与年已六十的老妇狎戏。更有甚者，光源氏看中太守的妻子，为了达到目的，竟然不择手段，借故住宿太守家中，深夜潜入内室寻欢而不得等等，丑行累累，不胜枚举。如若把川端的作品拿来做些比较，可谓“相映成辉”《千只鹤》的主要内容之一写主人公菊治同亡父的姘头通奸，《山音》通篇渲染六十二岁的尾形信吾对儿媳菊子的爱慕之情。一九四四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母亲的初恋》中，虽然成功地描写了养女雪子（其母民子曾经是养父佐山初恋的情人）和养父养母之间胜似亲生的美好感情；但是，在结尾处，雪子间接表示不满意养父母为她找的丈夫，而向养父作了“唯一一次爱情的表白”。这时作者写道：“从民子贯穿到雪子身上的爱情，正在（养父）佐山内心里闪烁着光芒。”（有同志居然认为，这比较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初恋失意的少女纯洁的心灵和真挚的爱情。）这一切，的确一如《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川端康成不仅毫无批判或很少否定，反而倍加赞扬，尽力美化。提起《源氏物语》时代的妇女，在爱情方面是毫无主动权的。未结婚的，只能等待男人到自己家里来，来了，算是得到男方的爱情；不来，顶多写首和歌表达自己的情思，音讯渺茫，就算了此露水之缘。已结婚的，男人在外面另有所欢，亦